

时

尚

小

说

坊

叫父亲不难过

张叹风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叫父亲不难过

张叹风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叫父亲不难过/张叹凤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8

(时尚小说坊)

ISBN 7-80640-687-5

I. 叫…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3195 号

叫父亲不难过

作者:张叹凤

责任编辑:李国霖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7536724

印刷:福州市晋安文化印刷厂

邮编:350012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10 千字

印张:4.7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687-5/I·423

定价: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时 尚 小 说 坊

以时尚笔调 写都市人伦

解读父与子、情与爱……

1



出事那天是星期天。

我很内疚，如果不是为了我，母亲、妹妹、外甥女也不会离家外出，父亲也就没有作奸犯科的机会。根据犯罪心理学上讲的，似乎人有某种突发性的犯罪欲念。父亲光荣一世，崇高一生，不料晚节不保，竟栽在这个“突发性”上。我操。

也许父亲他开始并非想干什么坏事，我们家真的需要一个保姆，一个家庭服务员，所以父亲在自由市场（这里有两个版本，一说是在大路旁边）遇到一个年轻女劳力主动前来搭讪，父亲看她人还长得结实，“蛮勤劳蛮纯朴的样子哎”（父亲用他下江味很浓的洋泾浜官话于事后对警官说的），父亲就请年轻女人上家里来看看条件。谁知这一看就看出问题来。

那天已过了“十一”国庆节，但还在放“十一”的假，连着大周末，放足五天。连平



常沦为做功课动物的我的大外甥女棠棠也闹着要出去透透气，说自己都快关成非洲土拨鼠了。我原来的女朋友现在的同事兼社会朋友朱雪梅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母亲听说后像上了发条，本来围着厨房锅台转的人也竭力鼓动我出去游玩。加之我妹妹心绪恶劣，人瘦得跟“二战”女俘似的，成天在家与母亲因为琐碎小事摆乾坤斗龙虎，看来妹妹的婚姻已濒临破裂、无法修补了。我心想陪她出去走走，看看好山好水，兴许把她心中的阴郁给消除些也难说，兄妹之间，危难时候要显真情嘛。本来也曾力邀父亲参与，但父亲推说他的单位电影公司要他完成一个影评，配合近期上映，那是个跨洋大片，经理说非他老人家亲自操刀不可。过去电影热门时，父亲的妙文多次成功招徕观众。现在我们一家子出门，清静下来的父亲倒正好用功交差。

不料，清静下来，父亲他老人家反倒把功夫用歪了，差不多招来了一场致命打击。操，这事多他妈丢人啊。

曾经风度翩翩洋洋洒洒浑身透着才气与精神劲儿的父亲，现在一夜之间成了只黄鼠狼。我们家也成了黑非洲。

一夜之间，父亲伍子胥一样头发白了。仿佛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他究竟有了多少年轮，有了多少沧桑。而他平常老是那么年轻。他是棵老树，劲松。而现在这棵老树歪裂了。

这个事情说起来倒是家丑不可外扬。然而事情一经揭发，消息不胫而走，添油加醋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白眼冷眼划清界线者更有之。人性的阴暗心理本来就是惟恐天下不乱，惟恐他人过得比自己好。现在我老子自掘坟墓，黄泥巴落裤裆不是屎也是屎，给别人指鼻子抹眼睛发

杂音给冷屁股看也是活该。我操。世态炎凉啊。也有侠义心肠的人吧，如王道义，他曾经是我父亲手下的一员干将，工作上也曾与我父亲闹矛盾，有过过不去的时候，但现在危难时候显身手，反而跳出来为我父亲抱不平，号召我们家不服，造反，声称要动员他所有社会关系来帮助我们。当然这种情义我们默默领了。倘若按他的做，反而添乱，我们一家子岂不更加难堪？还怕喇叭不够响吗？我操。

我也不得不替我可怜的父亲申辩几句。尽管现在他百口莫辩，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但血浓于水。我父亲有没有错，我这个当儿子的应该心中有个打米碗。即便千错万错，上刑场我还得给他送行、收尸，是不？何况远没那么严重。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人本来不应该一笔抹杀。但自古以来，刚那奸夫淫妇时，谁说过那男女曾经好过、真过？曾经是难得的好人？倘若我不出来替我老子说说话，不知情者还以为我父亲生来就是个为非作歹、明火执仗、寡廉鲜耻的家伙呢。一墨尽墨，这事，我操。

我父亲曾得过老一辈革命元帅亲自颁发的特别勋章，也曾当过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半个世纪前革命元帅挥师南下的浩荡军旅中，我父亲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一员英雄。虽然那时他差不多还是个小孩子。简单地说吧，我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除了尾巴这点杂毛外，几乎毫无瑕疵。

其实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过那个卖淫女，是母亲后来描述给我们听的。母亲说，那东西（注意，是东西，不是人）五短身材，猥眼狸鼻，说不出来的，丑得要命。母亲用她近乎沙哑和沧桑的声音幽幽咽咽埋怨说：“真是瞎了



眼，要做吧也做个光亮醒眼的嘛，下个大注，却连皮带骨输光，凤凰毛没挨着一根，搞了一身瘟鸡臭。真丢老脸哦……”母亲的怨恨似乎主要不在父亲拈花惹草上，倒在乎父亲的眼力太差。倘若嫖的是个美女，似乎这丑闻的打击还可打点儿折扣似的。

“我瞎了眼，我是瞎了眼嘛……妈的……”父亲像一只受伤的狗那样蹲在一边儿幽幽咽咽发出异样的声音。他抱着头，嘴里恶狠狠地呢喃着，不知道骂谁，听去意思暧昧，兴许是自惭、自恨吧。也怪那婊子，冤人。父亲的胳膊干瘦而有力，躯体像一只雕弓。正是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年轻时代的父亲身着小米黄军服及白底红字胸标的照片，少年风华，还挂在家里正墙上，仿佛时光凝固在那青春时代，荣光仍在闪耀。父亲脸上多么纯洁甚至是羞涩的微笑，那是对中国寄予的无限憧憬与赞美。

在平息高原国民党残匪煽动的叛乱一役中，父亲献出了一只眼睛，宝贵的闪烁着无限憧憬的眼睛，也曾读过许多旧书与新书的眼睛。他是二等革命功臣。自那以后，父亲照相总是照个侧影。他面部清癯、英秀，棱角分明，我觉得酷似保尔·柯察金。

现在父亲说自己瞎了眼，这话听去真实而客观。本来这是他包括我们家的忌讳语，现在连他自己也说出口来，可以想见他心情的沉重和自谴。他坐在我小外甥女用的一只再生塑胶小凳上，脚夹着一筐四季豆，头颈与双臂沉沉地下垂，手掌显得特别大，嶙峋瘦骨，似烈士暮年一般。

历史远去了。父亲的头像一面降下的旗帜。

我喉咙间不禁涌起一阵酸涩，身上各处痛楚，像被许多铁拳砸过。



其实我父亲是个高个儿，挺帅的，同我的高度差不多，一米七八，但比我清瘦。这方面我或许遗传了母亲的基因，骨骼与轮廓较为粗糙，面部比较大众化。如果不是残疾，父亲早应该升上去了。像当年的战友某叔叔某伯伯之类，就都先后或西去或东进或北上，做了不小的官儿，留在本地，大多做了一方要员。有一位十来年前跟某位领导进京的战友近年甚至可以在新闻联播节目首长出现的镜头中不时瞥见。每到那时候，父亲就会指着屏幕说早先那人还是他小兄弟咧，在班里被子不会缝呢，某个字总写不会呢，常向他讨教呢，唐诗某首某首还是我老子一句句解读给他听的呢。这是父亲酒桌上长期保留的话题，虽然陈旧得没有了听众，连性急的妹妹听得都要嚷了。我想，为什么瞎了一只眼睛就不能升迁，就不能挑更重的革命担子呢，这是说不清的话题。据说当年上边只有一句话，革命分工不同和需要嘛。按理我父亲丢了一只眼，身手矫健如故，一样可以冲锋陷阵，做指挥官。但自从受伤以后，父亲就进入半退伍状态。其间他不断努力，甚至再立新功，也曾经险些被重用。然而最终……父亲失去了机会，渐渐地，彻底地失去了。现在廉颇老矣。父亲从并不高的中层干部位置上让贤，退下来了，六十岁，一生似乎可以打总结了。但是他不服老，他还可以骑个自行车满街满巷地瞎跑。几十年来他剩下的那一只明眼养就了惊人的观察力，甚至是穿透力。比如观天象，看雨云日头，父亲看得最准，常常赛过晚间电视天气预报。单位上原来的正职领导在隔壁调戏女下属，父亲隔着墙壁洞察从而让同志们去撞个正着。又比如有一次父亲向交警部门独家提供了一辆肇事逃逸车的牌照号。交警起初都不相信，虽没说出一个半



瞎子能看见什么来的话，但一个劲儿地拿眼睛瞥我父亲那只盲眼，表达了他们的怀疑。但事实证明我父亲眼力丝毫不爽，没有看错一个阿拉伯数字，包括前边的英文字母。而这在当时差不多要成为悬案。受害者的家属激动地向我父亲磕头。老同志神眼啊。这是交警队长把奖品和奖旗交给我父亲手中时说的话。

父亲乐呵呵的，脸有些酡红。

但这次父亲看走眼了。猩猩狸鼻，那该有多丑，父亲再昏昧也不该犯那样的小儿科错误啊。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父亲谨慎一生，老了却犯了迷糊。

高原战役半个世纪后，父亲差不多又瞎了一只眼。

2

那事儿是好几天后才发作出来的。据说当时卖淫女可能是在其他地方落网，要将功赎罪配合警方。与其说她是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不如说她是凭着惊人的嗅觉像只母狮那样将警察一路弯一路直带到我家防盗门前来的。

说来不相信，连我妹妹回娘家还迷过路，我妹夫那小子即使现在来访还要事先电话相约，要我或我大外甥女到门口候着他，听见汽车鸣叫就招手。可猩猩狸鼻竟一回就熟……

我操。

卖淫女确信无疑地在水泥堡垒中指认了我们家。

“就是这个大爷嘛，就是这个老先生……是他要人家来的……他们家有三间房，里头桌子上还供着个玉观音。大爷的内裤是红花格子布做的……”乡音浓重，把房子的



房音发成黄，花音发成简谱中的4音。极不好听，但杀伤力特强。

当时家中只有我父母。我和妹妹以及我两个外甥女都不在。

祸从天降，母亲目瞪口呆，发不出任何声音。

父亲面色惨白，跌足连呼冤枉。

派出所警官很严肃。站那儿，黑压压的，那是法。

3

关于我父亲当年受伤的版本原来有多个，现在连我父亲自己似乎也搞不清楚哪个是善本，哪个是原版了。

其中一个版本是同电影《金沙江》差不多，我父亲怀抱一个老乡的弃婴，手挥着一张红花格子布（大约是襁褓吧）摇呀摇地向寨子上走去，而从寨子里飞出来的是阶级敌人一颗无情的子弹。

另一个版本是我父亲上前线抢救伤员，抬着担架，叫一声同志们跟上，迎头冲向敌人的子弹头……

还有一个更玄，是我父亲只身赴敌营谈判，敌人背信弃义，父亲宁死不屈，结果被敌人施以酷刑……

当然也有近乎红色幽默的版本。我有一次从父亲当年的一位女战友口中得到一个绝对算是孤本的说法。女战友说，你爸爸当时是为了追一个姓罗的小护士，违纪到山上去采草莓，结果给冷枪一枪打中了。

没有考证，付之一笑。

不管怎么说，历史总归历史了，现在也没有谁再多去关心。版本多些还好，给人想像空间大。现在的人谁还关



心历史呢，工资福利以及明星的艳遇、熟人的丑闻还关心不过来，何况还有美好的明天等着人畅想。

我父亲挨了卖淫女一枪，他捂住流血的伤口，直着脖子表示要坚决上告，要上诉，不服。他甚至要不惜代价一直告到中央去。“新闻联播上那个领导我认识。”是的，他不仅认识，还曾是小战友。

父亲说，事实上是打着保姆招牌的卖淫女强烈要求到我们家看看，视察视察，说只要条件许可，她就可以马上回旅馆收拾行囊到我们家做家庭服务员。她热爱家庭服务员职业，特别喜欢到知识分子家庭。知识分子有修养，懂道理呀，我可以跟人学习知识啊。父亲说这是她的原话。

但是进了我们家她就说饿得慌，因为囊中羞涩，找不到工作，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一顿囫囵饭了。出于同情心我父亲下厨给她下了一碗银丝面，又出于长者的慈爱，给她煎了两只鸡蛋放面里。没料到年轻女人吃了鸡蛋面添足精神，满房子乱窜后话也多起来，胡说八道全不沾边。我父亲看情形不对，有恶性发展趋势，便严肃要求女人离开我们家，她竟赖着不走，坐在沙发上拖也拖不动。最终竟厚颜无耻扑到我父亲怀里，以性相挑逗，企图无情地玷污我父亲的晚节与名誉……

虽然没有得手，但现在这个结果和玷污没什么两样。

准确说应该用嫁祸二字更为准确。

“可以让法医做检查嘛，我已经……已……快两年没有做过那种事了。不可能嘛，无论哪方面……事实上……除非……我吃伟哥……但那些东西在哪儿，看一眼我还不知道呢……”父亲时而高啸时而低吟。母亲的呜咽与沉默仿佛是对他严厉的申斥。他的独眼不时小心翼翼地窥向母



亲，仿佛告诉自己要坚强。他洁净的白衬衣仍然扎在西裤里，腰板仍然挺得很直，依稀可见当年革命青年的风采。气喘咻咻，他仿佛是为单位上的事情在与人争执。在单位，父亲是有名好强的炮筒子，出口不免就要伤人，以致得罪领导，否则以他的资历、水平、功劳，单位上几个敢与他比？

而派出所的干警似乎对我父亲的革命历史视若无睹，甚至置若罔闻。他们的脸线条粗犷刚劲，但毫无表情。虽然看去也显得心里不好受，毕竟老同志嘛。堕落是令人遗憾的。不过，我想他们心里更多的是惬意，又破了一案嘛。高姿态无非是为了表示同情。他们宣布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条例多少多少条，以及严打期间处置违法犯罪活动暂行办法规定等等，卖淫嫖娼概念应该是包括没有完成的不正当的性事以及有着猥亵暧昧取向的男女钱色交易……

这种事，不辩尚可，越辩越诬，百辩多辱。

操。我想是应该认了。

我父亲被罚款五千元人民币，公安说，考虑是老干部和革命残疾功臣的缘故，降罚金为三千元，免于刑事治安拘留处分。

“二娃儿，你去给我递状子，我要告！我要上告！这是诬陷、是乱整嘛……”父亲听到罚金金额时，咆哮着，脖子上青筋暴突，身子跳了起来，声音像是女人。现在他仿佛是堂吉珂德。平常在街上连一碗炸酱面都舍不得吃的父亲，现在突然间要他拿出厚沓沓三千元人民币，还蒙受奇耻大辱，这无异是拿刀宰他，拿烙铁烙他呀。

父亲并非没有钱，父亲的稿费与积蓄甚至连我母亲也



不清楚其详数。但父亲即便再有钱，那也是为今后做善事、做益事用的。他绝不会瞎往茅坑里扔，更不会为自己买罪名。

父亲由激动到沉默，然后埋头写起申诉材料来。他像是写一本大书的样子。奔书店买回许多法律文书案例之类，资料罗列满屋。他背上披件老棉大袄，看上去极为隆重、庄严，像是参加一场祭礼令人联想到他在前线赶宣传稿的时代。

一向有快才、捷才之称的父亲这次文笔显然不畅，写的稿纸揉掉扔掉，甚至烧掉，搞得我家满屋烟火味。邻居不禁来提醒防火。父亲日夜满屋子转着，有时脚步劲疾，有时呆滞，像只焦躁的草原老狼。桌上烟蒂坟起。父亲不要任何人帮他，甚至去打扰他。连母亲送饭入屋也会引起他的咆哮。总体来讲，父亲的声音在低沉下去，偶尔出屋，似乎人也矮了一截。令人想到造物的弄人、人世的坎坷。

母亲开始拿隐藏着请求成分的目光看我。我明白，母亲深爱父亲。即便他们因为人到老年，分房寝处已经有些年头，即便父亲真的做出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丑事，母亲的愤怒与恼恨也仅仅是短时间的。她爱他已爱了一辈子，一生都交付他了，有什么打击还不能接受？表面上，母亲性格争强好胜，为琐碎小事可以喋喋不休，与人争执，事实上母亲是父亲忠实不二的下属，是伺候父亲颜色不计代价的仆人。母亲具有大海一样宽广与包容的胸怀，又有古代妇女似的愚忠。现在她像是为一个小孩子担心那样担心着自己的丈夫。

但是现在这个状况，谁能出来为母亲分忧呢？我想兴



许只能是时间。

有些伤痛只能靠时间医治。所以我除了尽可能回避母亲的目光外，只能狠狠地吸烟。一支没烧完腿，另一只已接上头来了。

我烟瘾奇大。我想如果是死，我操，我最终会死于肺癌。

4

不是父亲文笔不畅，也不是资料匮乏，的确是相形之下，我方实力过于悬殊。你要状告公安执法机关，这不是明摆着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何况这是严打期间，从中央到地方都说了，坚决不手软。

不手软的意思我体会就包括有不怕你告的意思。

我哥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哀叹有余，像是患重感冒似的用京腔操着说钱我们几兄妹摊着认栽算了，他丫的，谁叫咱家今年晦气撞个大霉运呢。老头儿错也罢冤也罢，统认了。打落牙齿连血往口里吞还不行？这种事告谁去？不要咱爹出一分钱还不行？如果爹还气不过，告诉他，在外边就说他大儿子嫖的得了。我他妈反正远在天边我怕谁。

我关掉免提电话键，抬头看父亲，父亲像是在聆听另一个世界来的声音，显得十分入定。当我问他我哥的意思同意不，他似乎从沉默中惊回首，又像是刚刚发现了我的存在似的，猛挂电话，满脸怒气说：“放他老大霉种的狗臭屁。老子要告，坚决要告！你们都别跟我瞎操心！我知道自己冤，我自己有法子……”说罢他甩门进他的书房兼



卧室去了。

留下我和母亲、妹妹在客厅，脸色极其难看。妈妈不做声，妹妹嘀嘀咕咕的。

我们家笼罩着阴云啊，我操。

我明白我父亲的固执。兴许他一生的最大失误和失败就在于此，有人曾说他刚愎自用。但是他从不理会也不肯检讨，一意孤行。孔子说，人之及老，戒之在得。父亲不能戒得。这是老年人普遍的现象。我感到父亲的偏激中似乎带着某种刻意逃避的意味。也许，他并非像我们想像中的那么坚强？

转念一想，他毕竟是个残疾人啊。他是我父亲，作为他儿子，我心疼他啊。我是他给的。我的血液里跳动着父亲的生命体征与脉搏。想来，我不禁一阵激动，走出家门，立在风中，眼里淌出泪花子来。我把烟头狠狠掐了扔了，不小心烫了手，烟蒂扔到食堂旁边，操，会不会惹发一场大火？林冲火烧山神庙？我也犯上事儿？还好，站了半天，没见那儿有火种。

父亲很久不出门，一出门就开始上访上告。他这架老机器开动了，发出吃力的轰鸣。他调动了他的全部能量，连家里的电话都成了呼冤专线。母亲和我们都尽量躲着他、让着他，好像他的冤屈也有我们的责任似的。又仿佛那部电话是前线作战指挥部用的，一占用它就要误大事。

父亲蹲在电话机旁的沙发上，就像守株待兔。他唇焦舌敝、声嘶力竭地向话机讲话，脚上袜子不免散发出奔走下来令人难闻的汗臭的气味，但他生硬地拒绝母亲更换浆洗的建议，那似乎是他抹不去的焦躁的心情。

海明威笔下的老狮子会这样连续战斗下去的。即便拖



回的仅仅是一副臭鱼骨架，老狮子也要证明自己。老狮子就是我父亲。

5

母亲和我们都观望着父亲。之所以用观望这个词，实在是因为父亲的那个事情没有人帮得上忙，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清楚。我们不好说，不便说，也无从置喙。

沉默是我们惟一的选择。我们用沉默支持父亲的努力。

但老狮子没有将鱼骨架拖回来。老狮子反而悻悻然地倒下了。

妹妹发出神经质的尖叫声。

倒下的缘由仅仅是因为父亲为革命献出的那只眼睛，那儿旧疾复发。

从那个火红的盲眼里流出滚滚泪水，像铅。一夜打湿了母亲和妹妹送上去的三五条毛巾。

父亲像倒在战场上那样喘息着说，革命年代我不计代价，从前以至现在，我都可以为自己正名，为自己恢复名誉，大风大浪我都挺过来了，这点小坎儿还怕折了足……

我不得不像站在受伤的战友旁边那样对父亲说：“爸爸，你就歇着吧。让我替你去告行不？”我觉得我说出这话不容易，是不得已而为之。又像是发条上到头了，不得不决心旋转。现在惟有我可以出来帮父亲忙了，因为家里现在就两个男人，父与子。

这是一出悲剧，我的头发在我说话时很冲，甚至有些盲动。我相信自己脸上也有些浮肿，像受了拳手的直拳打

